

◎陳黎演義

楚狂

我國自有陳之季。內亂外憂接踵而至。以至黎皇起義藍山。撥亂反正。吾民始得重見天日。其間凡數十年。英雄豪傑。志士仁人。應時而出。或則爲國捐軀。或則造成時勢。勳勞節烈。史不絕書。迄今讀之。其可驚可怖。可歌可泣之事。猶躍躍在紙上。余因參攷諸外國史略而述之。并加之以評論。以增閱史者之興味。名曰陳黎演義。

陳自中葉以後。王政不綱。威權日歸於下。及至順宗時代。國命奄奄。僅延殘喘。邪臣黎季犛。逼帝禪位於少帝。蓋利其年少。以便爲所欲爲。繼又逼帝出家奉道教。使內寢學生阮謹。及上將軍范可永。縊殺于淡水村。玉清觀。太保陳沆。上將軍陳渴真等。目覩主少國危。權奸僭竊。孤忠感激。憤不欲生。遂謀殺季犛。以清君側。時適季犛會盟于頓山。坐渴真家樓以觀之。比天子幸廟泊寺之例。范可永。姪范祖收。及刺客范牛。膝按劍在側。渴真瞪目止之。遂不果。季犛心動而起。衛士擁下樓。牛膝擲劍於地。曰。舉衆徒死耳。事覺。太保沆。宗室日嗽。將軍渴真。可永。行遣何德鄰。梁元彪。范翁善。范牛膝等。僚屬親戚。凡三百七十餘人。皆被殺。籍沒其家。女爲婢。男子自一歲以上者。盡殺之。逮捕餘黨。連年不絕。道路以目。不敢偶語。行人宿歇。須鄰保盤問文憑。及行李經由。乃肯容住。各社並置巡店。日夜巡警甚嚴。盟誓之禮。自此不復行矣。

噫。季犛攝國柄兵。廢君弑君。無惡不作。渴真等已有爲國掃除之志。當糾合同盟。各以所部兵陳師誓衆。聲其弑君之罪。則名正言順。事無不濟。今不能出此而謀爲匹夫之狙擊。及至臨事。須臾之際。猶猶豫以取死。可惜甚矣。

陳黎演義

二十

季犛已殺陳渴真等益自放肆。自稱國祖章皇。服蒲黃色。清化古滕人阮用甫上書斥之。其略曰。『章皇何號。蒲黃何色。』季犛怒。囚之數日。乃釋。季犛在藝宗時。裴夢華已直指其覬覦。然猶有君上在也。至是彼已偃然稱章皇矣。用甫以一草澤之士。乃能上書直斥其罪。其勁氣昂然。視夢華爲尤烈。孟施舍之養勇。殆無以過。然季犛見夢華之奏而不中。以事得用甫之書而卒釋於囚。乃知亂臣賊子氣餒於中。故不敢加害。而二公死生驚懼。不入於心。造物亦有以安全之也。

季犛又逼少帝禪位。劫陳宗室及羣臣三上表勸進。自立爲帝。建元聖元。國號大虞。改姓胡。蓋自推其先祖名胡興逸。本中國浙江人。後漢時來守演州。其後家居本州之泡突鄉。因爲寨主。至遠孫胡廉徙居清化大吏鄉。爲宣慰使。黎訓義子遂改姓黎。季犛其四世孫也。至是復改爲胡氏。

季犛以其位與子漢蒼。自稱太上皇。同聽政。又遣使如明。漢蒼母徽寧公主。爲陳明宗之女。先已嫁與陳仁宗。藝宗奪以嫁季犛。生欽聖皇后及漢蒼。至是遣使告于明。稱陳氏已絕。漢蒼爲明宗外孫。請暫權國事。

時士大夫又希胡氏意。爭上書勸誅陳氏子孫。及減損田奴以抑其勢。如黃晦卿、阮希周、同拭等。貪圖富貴。冀肥身家。凡可以得胡氏信用者。無所不爲。故陳氏宗社竟至陵夷。而生靈亦不勝其苦矣。余平生讀史至此。未嘗不掩卷興嘆也。世人所稱爲社會之代表者。爲士大夫。蓋以彼等有其地位。有其勢力。一舉足一投手。舉國便有所輕重。一般國民胥於是焉注望故也。雖然誤矣。危亂之世。彼位高金多之輩。概爲無恥之流。蓋亂世求官。往往不得其正。邦無道而富且貴焉恥也。彼

等唯不知恥。始達到位。高金多地位。觀於陳季胡氏僭竊之時。當時所稱爲士大夫如黃晦卿輩而可驗矣。

漢蒼遣使如明求封。時明帝遣使資勅諭國中耆目。詢以陳氏繼嗣有無。及國人推立漢蒼之誠僞。

時陳舊臣裴伯耆北投于明。詣闕告難。其辭曰。臣祖父皆執政大夫。死于國事。臣母陳氏近族。故幼侍國王。官五品。後隸武節侯陳渴真爲裨將。洪武末年。渴真禦寇東海。而賊臣黎季犛父子弑主篡位。屠戮忠良。滅族者以百十數。臣兄弟妻孥亦遭其害。遣人捕臣。欲加誅醢。臣棄軍遠逃。伏處山谷。思詣闕庭。披瀝肝腑。展轉數年。始睹天日。臣竊惟季犛乃故經略使黎國耄之子。世事陳氏。竊叨寵榮。及其子蒼亦蒙貴任。一旦得志。遂成篡奪。更姓易名。僭號改元。不恭朝命。忠臣良士疾首痛心。願興弔伐之師。隆繼絕之義。蕩除奸兇。復立陳氏之後。臣死且不朽。願效申包胥之忠。哀鳴闕下。唯皇帝垂察。明帝得奏感動。命所司周以衣食。會老耄送陳天平至。言臣天平本前王日烜孫。喬子日燿弟也。黎賊盡滅陳族。臣越在外州。獲免。臣僚佐激於忠義。推臣爲主。以討賊。方擬招軍。賊兵見追。倉皇出走。竄伏山谷。萬死一生。得達老耄。恭聞皇帝陛下入正大統。臣有所依歸。匍匐萬里。哀訴明庭。陳氏後裔只臣一人。臣與此賊不共戴天。伏祈聖慈垂憐。迅發六師。用彰天討。明帝命館之。會漢蒼遣使賀正旦。帝出天平示之。皆錯愕下拜。有泣者。伯耆責使者以大義。使者惶恐不能答。明帝諭侍臣曰。胡氏父子悖逆。鬼神所不容。而國中臣民共爲欺蔽。皆罪人也。因命御史李琦行人王樞資勅切責。令具篡弑之實以聞。雲南寧遠州復訴胡氏侵奪七寨。掠其婦女。漢蒼遣其臣阮景真從琦等。

入朝謝罪。言未嘗僭號改元。請迎天平歸奉爲主。且退還祿州寧遠地。明帝信之。命行人聶聰資勅往諭。言果迎還天平。事以君禮。當建爾上公。封以大郡。漢若復遣景真從聰等還報。迎天平。聰力言胡氏忠誠可信。明帝乃命天平還國。勅廣西左右副將軍黃中呂毅等將兵五千送之。天平陛辭。明帝厚資。并勅封漢若爲順化郡公。盡食所屬州縣。及黃中等護天平入雞陵關。將至芹站。漢蒼伏兵邀殺天平。中等敗還。明帝大怒。

按陳季內人宗道等以國情輸明。明帝信之。素蓄南吞之志。因以送天平爲名。試觀國內之情僞耳。天平之真假所不暇問也。及僨師折將。迄無成功。始乘此爲蠶端。頻來侵擾。干戈糜爛者數十年。吾民真不幸也。

明帝命朱能、張輔、陳旭、沐晟、李彬等率師來侵。朱能等未入國界。已預出榜數胡氏之罪。又揚言復陳氏王爵。以木牌書其榜順流放下。諸軍見者信以爲然。且厭胡氏苛政。固有戰心。胡氏父子以北兵且至。命諸路自洮江以下至富良江兩岸樹柵以爲固。又築多邦城。延袤甚廣。輔等既至。引兵奪越池木凡江岸。及白鶴江。樁胡軍失守。明兵乘勝直下。攻多邦城。拔之。沿江諸軍大潰。退據黃江。明人入東都。擄掠子女財帛。會計糧儲。分官辨事。招集流民。爲久居計。又多閹割童男及收諸路銅器驛送金陵。

時季黎漢蒼奔還清華。京路人民多從賊以叛。明師乘勝南進。兩軍對壘。日夜相攻。胡軍屢潰。明師直犯日南州奇羅海口。又犯永寧。胡氏父子及諸臣盡爲明人所獲。明人計所獲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六十八戶三百一十六萬九千五百象一百一十二馬四百十二牛三萬五千七百船八千八百六十五。

初明人已得東都。詔求陳氏子孫立之。官吏耆老累稱爲黎氏滅盡。無可繼承。陳後者安南本古交州。請復古郡縣。與民更新。乃置交趾郡都指揮使。承宣布政使。提刑按察使三司。及衛所府州縣衙門。以都指揮呂毅掌都司。北京行部尙書黃福掌布按三司。噫。所謂請復古郡縣云者。豈眞民意者哉。不過我國人夙知明成祖久畜南侵之志。非眞有心存陳。其遍求陳後之詔。姑以塗塞國人之耳目。國人早知其然。無可如何。故寧一向順從之耳。

明人以山林隱逸。懷才抱德。聰明正直。挺身自拔。明經能文。博學有才。練達吏事。能曉書算。言語利便。孝悌力田。相貌魁偉。膂力勇敢。慣習海道。磚巧香匠等科。搜致其人。陸續送金陵授官。回任府州縣。稍有名稱者。皆應之。唯裴應斗以眼疾辭。下齋學生李子構等數人。隱不出而已。時有諺云。欲活入隱山林。欲死北朝做官。

按明人佔據我國之後。汲汲蒐羅人才。蓋郡縣其地而役屬之。爲五百餘年來我國人所駭見之事。想必不樂乎其爲臣妾。恐英雄之伏也。無盡故餌之以甘言。縻之以好爵。使人皆聞風應徵。樂爲驅策。則內屬已成之局。想無有人破壞之者。彼慕肉之蟻。就火之蟲。惟覬軒裳。不防機穽。彼得以收之一網。察其可者。以事誅之。其不可者。棄置不顧。死爲北地之鬼。生爲南土之囚。故阮大有擒胡之功。而見殺伯耆有輔陳之志。而逮歸。明人之心事可知也。應斗之辭疾。子構之隱遁。蓋感宗社之睽屯。瞭敵人之譎詐。繪繳不爲所累。鐵鉞無得而施。其眞傑士哉。

時二胡既敗。明兵盤據。舉國皇皇。莫知所向。賊將張輔又榜收陳氏宗室及舊臣頭目以歸。蓋欲空其國。以便實行臣妾我奴隸我牛馬我之野望也。有簡定王者。陳藝宗次子也。竄身潛行至長安州。

謨渡。天長義士陳肇基率衆擁立之。王遂卽帝位。建元興慶。賊犯行營。新集之兵不戰而潰。帝遂西幸。父安暫駐化州。大知州鄧悉聞之。殺明官領衆來會。進其女充後宮。帝封悉爲國公。共圖恢復。悉本化州人。爲大知州。胡氏篡位時。命黃晦卿治升華。晦卿以悉及范世矜爲腹心。世矜亦以土人爲大知州及明人南侵。諸路受兵。惟順廣無事。二胡狼狽西南。兵殘將盡。晦卿翱翔烏哩樹黨營私。不之應援。二胡已敗。范世矜迎降明人於化州。悉亦恐晦卿降明。爲其所制。遂先令人執送晦卿於明人。晦卿行至丹台海口。自刎死。張輔以其首梟東都市。至是悉盡殺明官。引兵來會。噫紆舒曲折以達爲國効命之志。如悉者用心良苦矣。

興慶元年十二月。帝誅僞官陳叔瑤。陳日昭等。初明人以叔瑤陳宗室。使守演州。舊將軍日昭守父安。及帝卽位。以不先奉迎誅之。興慶二年正月。明張輔土官莫遂等犯演州。帝與悉以衆寡不敵。南入化州。輔還東都。夏四月。悉奉帝復幸父安。六月。悉破獲僞知府范世矜於日麗海口。及其姪范棟高。送行在誅之。先是世矜受明官。擅作威福。僭稱睿武大王。至是集衆據安代山。悉討平之。

是年十月。悉調順化、新平、父安、演州、清化等路軍進討東都。師經長安、福成等處。舊官屬及諸豪傑無不響應。十二月。公大破明賊於逋姑桿。時明遣沐晟領兵五萬復自雲南至逋姑。會帝亦自父安至。軍容整肅。方潮強風勁。令諸軍守楮。及登岸築壘。晟亦分水步相持。帝援桴鼓之。諸軍乘機縱擊。明兵大敗。斬兵部尙書劉儁。都司呂毅。新舊軍十餘萬衆死散殆盡。獨沐晟走脫。奔古弄城。帝謂諸軍欲乘破行之勢。席卷長驅。進攻東關。悉曰。且收餘寇。毋致後患。忽有東關守兵赴援。接沐晟回。悉

分軍圍各城。行軍討賊。

按自明兵入寇。四出橫行。吾民苦痛莫有甚於此時者也。使非有陳肇

基等唱義。擁立簡定帝。以與明人抗衡。及鄧國公殺明官。率衆響應。則我國民當時之受明人宰割者。將無所底止也。而鄧國公通姑之戰。鏖殺明官及十餘萬衆。明人創巨痛深。爲之少挫其蠻橫。尤爲我國民最大痛快之事。與前此陳興道之驅逐元將脫驢。後此阮光中帝之大敗清將孫士毅。先後輝映。爲歷史上之光榮。我國民所不可不知也。記黎初東山武夢原中書有詠通姑桿一絕云。一雲深深處。水茫茫。杙木參差七八行。劉傷尸沉烟水淡。沐晟軍散日昏黃。功名孰與重興盛。事業仍同赤壁強。運去難回西漢日。通姑遺跡尙荒涼。

明年春帝殺國公鄧悉及參謀軍事阮景真。時帝師次黃江。有內人阮黃學生阮莊等密奏誣景真。悉等專權。予奪若不早圖。恐後難制。帝召景真。悉等至。使人扼殺。景真悉奔上岸。力士追殺之。噫。功未成而震主。師未捷而先死。余讀史至此。未嘗不掩卷三嘆也。夫以當時明兵四布。所在皆爲僞官。人心厭陳。又無用武之地。帝以藝宗孽子。爲衆所擁立。新造未固。幸賴悉之將才。景真之謀略。經營進取。扈衛居行。殄新平之叛臣。收長安之豪傑。通姑之役。一鼓而破十餘萬之強寇。國勢復振。乃聽豎子讒間之言。一朝殺二輔臣。自剪其羽翼。淪胥以溺。夫復何言。

景真子景異。鄧悉子容。

一作銘

憤其父死非辜。領順化軍回清化。迎入內侍中陳季擴。至又安立之。爲

帝。卽位於支羅。改元重光。以阮帥爲太傅。阮景異爲太保。鄧容同平章事。阮章爲司馬。簡定帝守御天城。與明相拒。帥等襲獲之。簡定太后與行遣黎截。黎元鼎潛起兵於喝江。謀襲重光。帝又安人阮棹泄其事。重光帝誅截。元鼎等餘皆赦之。帥等尋引簡定帝至又安。三制江。重光降服。下船出迎。乃尊簡定帝爲太上皇。同戮力討賊。

時明帝接得逋姑敗報。益發南畿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廣西四萬七千人。從張輔南侵。景異以兵扼南策州瀘江岸太平橋。賊轉侵鹹子關。金吾將軍阮世每率兵二萬對岸立柵。列船六百餘艘。樹椿東南以捍。時西北風急。賊砲矢齊發。監門將軍潘柅等二百餘人爲所擒。賊又進攻景異軍。景異敗走。賊直進太平海口。范必栗等又爲所擒。簡定帝奔演州。重光帝回又安。賊兵又抵清化。水陸畢會。夾攻窮追至美良縣吉利柵之山。簡定帝及陳希葛、阮勵、阮晏等皆爲所獲。俘送金陵。尋過害張輔所至多行殺戮。或積尸爲山。或抽腸繫樹。或剪內取膏。或炮烙爲戲。至有剖胎爲二。馘以應令者。京路以次受降。遺民盡掠爲奴婢。及轉賣去而四散。吁慘矣。余嘗讀楊州十日嘉定屠城諸記。深慨清軍之待明人慘無天日。及憶及明張輔昔日之所以待我者。知明人積惡已深。其至於如是亦未必非天道也。

先是有金吾將軍杜元措等起兵據東潮州安老縣之宜陽社。衆二萬餘人。輔進攻之。殺四千五百餘人。擒獲諸將范支、陳原卿、阮人柱等二千餘人。悉殺之。築爲京觀。輔將班師。重光帝率阮景異等進軍下洪邏津。攻破明都督江浩軍。乘勝直趨平灘。焚燬明人船寨殆盡。

是時豪傑從風響應。清化人同墨先受簡定帝命爲郡府管。至是號爲擄掠將軍。殺破賊徒。不可勝紀。明指揮左翟就擒。王宣勢窮自刎。又有阮銀河。雖不及墨。亦諸豪之尤者。清威黎蕊殺都司盧旺父子於玉傘橋。率衆據慈廉。明人畏之。清潭黎康、長安杜檜阮囂亦擁衆拒敵。但節制不一。軍無統攝。後皆潰散。

重光帝及阮帥等分道進海口。獲土人指揮阮正於排淋。梟首而還。帝命行遣胡彥臣爲求封使。審刑裴訥言副之。賚表文方物及代身金銀二軀如明。彥臣等至燕京。明帝遣胡澄季粹之子托以恩意問。

國主強弱事情虛寔。彥臣爲盡言之。訥言不屈。明假授帝爲交趾布政使。彥臣又安知府。使回。訥言具白彥臣漏泄國事及受僞命收禁誅之。

明人捕送教授黎景詢于金陵。初景詢爲胡氏下齋學生。簡定初作萬言書獻參議裴伯耆。大略以爲明國既有勅賜閣下隨軍征進。俟胡氏成擒。擇陳氏子孫立之。命之爲輔。見今設立布政司。授閣下以高爵。給陳氏廟洒掃人。閣下苟能復奏辦官吏耆老之所言。明陳氏子孫之未絕。而別宣詔勅復封陳氏。此上策也。不然乞罷本職。願爲陳氏祠官。此中策也。若膺穹官。貪厚祿。斯爲下矣。如出其上。則僕猶人參甘草。枳殼。陳皮。充藥籠之中。惟閣下之所用也。出其中。則僕願執籩豆奔走其間。亦惟閣下之所使也。出其下。則僕釣寂耕閒。以終餘年而已。及明人疑伯耆捕送金陵。籍伯耆家得其書以聞。令提問之。會亂不知所去。至是新設交州學校。景詢出任教授。明人捕送金陵。下錦衣獄。居五年與子大顛俱病卒。

夫伯耆千里投明告難。有申包胥泣秦庭之忠。景詢三策諄存陳。有陶淵明題義熙甲子之志。然一則不能托疾辭官。爲土司而易操。一則不能終身肥遯。以教職而失身。持志守節之難有如此。然伯耆名跡顯著。明既勅賜爲陳輔臣。又有從軍之命。一旦改圖授之參議。若驟辭祿位。徒激其怒。而無補於事機。故寧黽勉就職。以俟可乘。庶幾爲子房之一奮。亦未可知。觀其家居橫驛。以收舊官之失職者。其心事固未可量也。若景詢草茅晦迹。已安辭濁之居。芹藻呈身。不畏坑儒之禍。則言行相戾。智義俱非。人之所不解也。雖然三策之言。如黍離之感殷宮。匪風之怛周道。憂時憫世之心。繼絕存亡之願。一腔壯烈。發爲慷慨文章。及今讀之。猶可想見其爲人。午峯吳氏謂君子論人亦當節取。蓋有見於此也。

【未完】

韓宮舊事(續)

傷心客

當時閔妃見清國之以屬國視朝鮮。動行干涉。頗以爲憂。欲藉他大國之力以制之。然思日本非清國之敵手。欲別依賴其他一強國。因密致意於俄國沿海諸州總督。俄國之染指於朝鮮。蓋始於此時也。由此朝鮮半島。成爲清俄日三國衝突之地。清國人遂唱廢朝鮮王之議。

清國老相李鴻章。曩既以詭計幽禁大院君於保定。供具極其豐盛。反令大院君感其優遇。時往復於天津。毋復有他意。李鴻章知其足以爲爪牙。留之三年。後以軍艦送還於本國。然以閔妃之外交。妙婉。不但令李鴻章無豐可乘。亦使大院君終不敢爲李之爪牙出賣國之鄙舉。彼一婦人。乃能如是。真可謂英傑矣。

時袁世凱在朝鮮爲李腹心。一面擴張清之勢力。一面排斥俄日之勢力。急於功名。竟謀廢朝鮮王。啗大院君以顯爵。大院君不肯。終爲權臣閔泳翊所籠絡。而清國之陰謀遂歸失敗。時正朝鮮開國五百二年。西千八百九十一年也。

時金玉均同黨徐光範、徐載弼、朴泳孝等。相繼赴美國。玉均獨留日本。朝鮮屢交涉請求引渡。日政府以玉均爲國事犯人。固拒不允。其後命刺客潛來。亦爲日人所捕獲。送還於本國。竟不達目的。有李逸植者。藉閔氏黨員閔泳韶密奏於國王。請擔任刺殺金玉均之事。得國王之密命。遂潛來日本。使其國人洪鐘宇誘金玉均往上海。銃殺於美界日本旅館東和洋行樓上。又謀殺由美國歸來留居日本東京之朴泳孝等。謀漏于外。逸植竟爲泳孝等所捕。當時稱之爲東學黨。蓋指金玉均等也。

當日朝鮮問題。爲清俄日三國衝突之中心。而清日最先捲入旋渦。演成一八九三年以干戈相見之事。一八九四年清日戰役行告終結。其年之十月八日拂曉。朝鮮城光化門外忽有炮聲轟擊。呼喊之聲。寔起於乾清宮。乾清宮在景福宮中含光門內。爲當時之後宮。國王與閔妃及四五宮人在此。方睡夢方酣。嬪妃倉皇扈從國王逃於宮中之坤寧閣。真有漁陽烽燧起雲間。玉輦倉皇下此山之概。不知何故。閔妃已在玉壺樓下斷送香魂。慘雨淒風。宮門永鎖。比之唐明皇馬嵬之役。同一悲悼也。國王失最愛之妃。情深悼悼。卜日鄭重營葬。并懸賞追捕犯人。然杳無蹤跡。大院君亦於是年逝世。壽七十六歲。而從來左右朝鮮政局之兩大人。物竟各齋志以沒。亦可憐矣。

時日本與清構兵。連戰連捷。清國割地償金。戰局遂告終結。朝鮮上下於是始悟日本之實力。尊清賤日之態度爲之一變。國王遣使往日本謝恩。內政外交亦爲之一新。而從前各政治機關效法清國名稱者。至是亦盡改用日本新名目矣。

朝鮮從來之行政組織。上置議政府。有領議政。左議政。右議政三大臣。以議國政。三議政之下。置左右贊政。左右參贊以輔翼之。開國五百三年。卽一八九三年壬午之改革。少有變更。翌年三月。又改議政府爲內閣。以國務大臣組織政府。蓋倣日本制也。當時改革其最重要者。爲改朝鮮國號爲大韓。國王稱爲大皇帝。冊立皇太子。建開國以來所絕無之年號。稱爲建陽元年。是年九月。復廢內閣。改稱議政府。改總理大臣爲議政。議政及各部大臣之外。又置參政參贊等。又改元爲光武。蓋建陽之改革。係因壬午年間改革之急激而生反動力者也。觀韓帝當日所下之詔勅其文曰。向日亂逆之輩。操弄國柄。變更朝政。至有議政府之改稱內閣。率多矯制。典憲以之墮壞。中外以之騷然。

百官萬民之憂懼痛駭。今三年于茲。國家隆污。關係亦大。自今內閣廢止。還稱議政府。新定典則是乃率舊章而參新規。三云云。以三年前之改革爲出於亂逆之輩矯制所爲。可知其原非韓帝之真意也。及至光武元年八月十七日。發布大韓國國制。其勅文曰。一有國者必頒示國制。以明政治及君權之如何。然後可使臣民率遵無違矣。本國尙無一定之制頒示者。未始不爲缺典。其令法規所商立國制登聞取旨。

法規校正所設立於前年。以改正法令之不備。爲制定法律之所。國制總凡九條。二大韓國爲世界萬國所公認之自由獨立之帝國。三。大韓國之政治爲開國五百年來所傳以至萬世不變之專制政治。大皇帝享有無限之君權。卽公法所謂自立政體。統率國內海陸軍。制定法律。定行政各府部之官制及文武官之俸給。文武官之黜陟。授爵位勳章。派遣使臣駐紮於各交約國。並締結宣戰講和與其他各條約之權能。於每條之終必曰。所謂自定律令。所謂自行治理。所謂自選臣工。所謂自遣使臣。丁寧言之。以示有自主之權。是年又置元帥府於宮中。皇帝爲總攬軍機統領海陸軍之大元帥。以皇太子爲元帥。

當時清國在韓國半島之威信。因清日戰役而墜地無存。韓國之事大主義。已不復尊信於清國。日本雖勝清國。然不過一小國。又不足信賴。深算大韓帝國之可以附驥尾而抗衡於宇內者。唯有橫跨歐亞兩洲之大俄國而已。正不得不以親俄爲韓國之國是。況日本雖勝清國。然失敗於俄國所唱之三國干涉。日本不得不還遼東半島於清。故海陸軍之技術雖可畏。而外交上之手腕及政治家之技術。想亦易與耳。此乃韓帝與諸臣所無異議之處也。故事日乎事俄乎。殆不成爲問題。頗俄

國外交手段之巧妙。亦非日本之所企及。因此俄國吞併滿韓之野心愈熾。而韓國之行動又有以助之。雖然日本之於三韓。虎視眈眈。頃者既已因爭奪利權而與清國開戰。其處心積慮中。蓋已視三韓爲囊中物矣。今見俄國以狡計而奪還遼東。繼又謀吞韓。因欲與俄決一勝負而甘心之。嘗膽臥薪舉國一致。遂至於與俄宣戰云。

然韓國君臣猶信俄國勢力之足以倚賴。蓋以俄之強大足恃也。不圖連月戰報。疆大之俄國乃連戰連敗。事大主義。於是茫然不知所向。視俄國固一大國。而日本之強亦不得不畏也。故日軍所到。韓人必犒饗以牛酒。又建議支出內帑三十萬金以饋俄軍。韓國當時之態度亦真可憐矣。夫我不自立。誰非我仇。以韓國區區半島之地。國政不修。君則昏庸。臣則驕肆。權移於外戚。政秉於婦人。其足以取敗亡之道已非一日矣。環而垂涎者。南有清。北有俄。東有日。皆欲得而甘心。韓國乃不知思所以自奮而專從事於事大。豈以大者憐我之弱且小而憐哉。噫。誤矣。其翌年日俄和議告成。俄認韓國爲日本保護國。日本又使伊藤博文迫韓王令棄其外交權。而置統監府於韓京。分建理事廳於各道。日本又迫令內閣令韓王禪位於其子。且解散韓國軍隊。以行行政司法之權。悉授諸日本。韓人憤激。有安重根者。擊殺伊藤博文於哈爾濱。翌年日本遂合併韓國。復改名爲朝鮮。朝鮮總督府。

▲桑滄淚史卷二

丁令威

●廣文故址

吾儕今日遊南門市。見市前有一直街。可以直達還劍湖。爲電車之通路。市之左有小小花園。名爲南門花園。園中有銅像一座。乃自由女神像也。據之歷史。古時之廣文亭舊址當在此小花園內。亭

在古昇龍城之東南南薰門

亦即大興門

外鳳樓前瓦屋一座。上有閣一層。複道銀溝。迴繞左右。起於李朝。

名貯雲亭。黎聖宗洪德二十三年壬子再建。額曰廣文亭。爲懸治法之所。及春試貢士亦揭榜於此。

命盛烈掌六部尙書裴昌澤爲之記刻于石。西山朝改爲明照樓。西僭功臣遺族名張志拒西山於

此燬燒其樓。國朝初重建。名廣明亭。後又改名驛亭。然民間猶號爲廣文亭。蓋循古名也。茲記裴尙

書廣文亭記碑文如後。二臣聞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日月之所垂象也。帝無爲而庶事治。萬邦

理。命令之所垂法也。聖天子握乾符臨寶位。治功丹雘三十餘年。武功抗文德修。海隅蒼生共惟帝

臣而承帝命矣。皇帝陛下乃慮夫政事之繁。臣民之衆。難以耳提而面命。於是鳩庶工弘規矩。特建

名亭于大興門之外。以爲懸治象之所。其地則鳳樓峙於前。龍城遠於後。棖桷極其素。不陋而卑。不

壯而麗。制度之得中也。既成特賜名曰廣文亭。朝廷拜需思新渙號。籌軍國之務。明禮義之儀。百官

庶尹之政。天下萬民之事。莫不星明而日麗。蓋將以新四方之視聽。表一代之文明。非虛設也。當其

法令初成。觀者孰不景仰一王制度。灼爛雲霞。爲百官者明道揆守官常。奉布下之堯言。

夏侯勝曰堯言布於天下

宣懸象之禹詔。莫不師師相規也。爲士庶者則聞德化而歡欣。奉德音而鼓舞。仰虞后雍容之治。聽

漢庭寬大之書。莫不欣欣相樂也。是則斯亭之設。乃所以增棟隆之慶。基磐奠之傳。豈偶然哉。噫斯

亭之設有由也。政教之施設。命令之發揮。煥乎有文。堯之成功也。郁乎有文。周之盛治也。邦國泰和

舜之文備也。聲教遠暨。禹之文命也。一言之發。審是樞機。一令之施。堅如金石。使天下之人皆曰大

哉吾皇言。一哉吾皇心。而文德發達。無遠弗至。則斯亭之設。廣文之名。所以爲萬世之龜鑑也。

洪德二十四年癸丑。盛烈尙書掌郡公。臣裴昌澤應命作記。

●慶瑞殘蹤

還劍湖北岸。有一土峯形圓嶺坦。約數畝許。古木蕭森。暮鴉翔集。其地乃慶瑞宮故處也。黎永佑間。鄭王建慶瑞宮。并築桃腮玉佩諸山。以象武功。桑滄變易。遺跡鮮有存者。蕊溪信齋翁愛其景。因就慶瑞宮舊址。構造梵宇。名玉山寺。紹治三年。讓與向善會。改造鍾閣。爲文昌帝君及關帝祠。嗣德十八年。河內按察鄧文和及方亭阮超重修。培土砌石。建鎮波亭。修栖旭橋。筆塔硯臺。祠門峙立。成泰十五年。安樂譜增建演經壇。

▲胄監苦封

昇龍古城東南門外明監村。即今六戶安宅村。俗稱庸監。乃李朝神武二年秋八月所建國子監之原處也。監前建文廟。陳黎各代次第營葺。正殿並左右各座。棟宇丹雘一新。四邊皆砌築磚墻。廟前扁題「太學門」。廟後扁刻明倫堂。歷朝進士題名碑記皆在焉。久經兵燹。風景如昨。嘉隆五年。總鎮郡公修正殿前樓。扁曰奎文閣。前三關門仍懸太學扁。至辛酉年。一八改稱爲文廟門。閣前有井。井之左右漏梯以雙橋。兩傍進士碑峙立。洪德以前多不可認。間亦有成爲斷片置之樹下者。監之左有闕猷堂爲學堂。乃明命間所建。已廢爲田園。今見文廟全景。淒涼滿目。參觀者爲之不勝今昔之感矣。

●旗臺屹立

旗臺在五門樓前。李朝三門故址也。嘉隆年間撤三門。五年築旗臺。臺砌三層。有端門欄。最上層臺心有羊腸路。拾級上達臺頂。朝賀朔望日高掛黃色旗。今已廢止。自遠望之。有如工廠之煙突。今人爲惘然。

〔未完〕

筆墨餘痕

▲富貴與人格之關係

多得錢者。卽世之所謂富也。富可分爲承受遺產及自身致富兩種。而富與人生一代之人格有大關係焉。彼得祖父之遺產。能知所以用之之道。或則以之謀公益。或則以之助親戚朋友之危難。或則以之謀教育子孫之事。則名譽以增。門閥以光。爲人世之所崇拜歆羨。而人格日以尊。不知所以用之之道。或以之而縱驕逸。或以之而逞人欲。飲吹吃鴉片。嫖賭。靡所不爲。則爲人之所鄙之賤之。而人格日以墜。其自身致富亦可分爲兩種。致富而得其道。或則由商。或則由農。或則由學識。以其所得而致富。所謂致富之得其正者也。則金錢愈多。信任愈厚。而人格亦愈高焉。致富而不得其道。或則出於欺騙。或則出於貪賊。或則出於不義行爲。以其所得而致富。所謂致富之不得其正者也。則金錢愈多。唾罵愈至。而人格亦愈低焉。噫。富乎金錢乎。正爲培養人格及消滅人格之一種魔物也。雖然。亦由人自爲之耳。於金錢乎何尤。

有品衡者。卽世之所謂貴也。貴可分爲清貴。濁貴。盲貴三種。所謂清貴者。或則以學識。或則以才能。或則以有功於國。有利於民而得之。此種人物。位愈高。則名愈大。爲世人之所歆羨敬慕。其人格尊而可貴者也。所謂濁貴者。或則以諂媚而得。或則以婦女而得。或則以喪心病狂而得。此種之貴。爲世人之所唾罵鄙賤。官愈高。則人格愈劣。而尤可惡者也。所謂盲貴。又與上兩者異。其撰語其學問。不識一丁。論其才能。寸無可取。只純藉金錢之力而得之。少錢則買得武階。多錢則買得文階。少錢則買得虛銜。多錢則買得實職。癡聾暗啞。無不可以做官。眞沐猴而冠者也。噫。貴而貴乎。抑貴而賤乎。亦人自爲之耳。於品衡乎何尤。